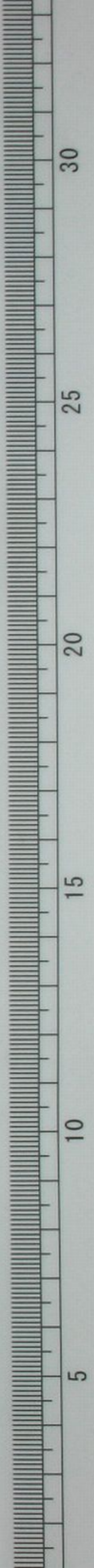




北禪遺草

七八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2  
4



文庫 17  
W172  
4

北禪遺草卷之七

血書華嚴經跋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阿彌陀寺法護上人持血書華嚴經。眎余曰：此不識  
何人書，又不識藏，在何許。展轉市街間，居為奇貨。比  
予購獲之，以充彌陀寺法寶。末有餘紙，幸師跋之。余  
披而觀之，字畫齊整，血痕鮮明，亦能莊飾裱裝。良可  
珍敬也。夫眾生所愛，莫先於身，而進法之精，亦莫切  
於捨身。古者有紙、皮、筆、骨、墨、血，以寫大乘經律。蓋非  
空我法，安於忍進者，弗能也。具縛之倫，欲愛所生，孰

北禪遺草 卷之七

函 卷 七 藏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185189606

不<sub>レ</sub>娛調適而惡毀傷自非樂大法而逞大願寧捨其  
所<sub>レ</sub>愛甘心毀傷者乎若人良可企豔也夫華嚴經者  
金口初開素恒覽無上之上乘固不待末學贊揚乃  
今八十之卷貝葉染紅十指之頭更瀝十會之門隨  
闡而行布具焉理事無碍法界妙義悉以一鮮紅簇  
之而圓融著焉且夫人血分莫不資父母以生經曰  
一切衆生皆我父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又曰身  
肉骨血與衆生俱則吾滴滴所染兼一切衆生無二  
無別是緣起不思議之妙能使法界融會均入華嚴  
萬德之域其為功利豈不大且遠哉宜矣不以名字

著<sub>レ</sub>虛假之生必也歸菩薩報土進行位受記別所謂  
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者非耶上人既獲而安閣焉抑  
亦莊嚴寶刹者何莊嚴如之

唐詩選跋

于鱗之選曰唐詩盡於此其所不取姑不論其所取  
可疑也七言為律最可精嚴而昌齡萬歲樓萬楚五  
日觀妓將何所取哉要之于鱗於選主氣格尚直拔  
獨造其所自為精妙如彼而其所選如此是則于鱗  
所以為于鱗唐詩所以為唐詩猶九方臯之相馬耶  
故非于鱗之選者非也以為金科玉條亦非也王敬

美為序略言斯意余復擴而說之

跋遺教經後

王右軍所書佛遺教經世所傳石本實與道德經等楷體一般可賞也然右軍卒年五十九矣永和十一年三月有於父母墓前自誓文其間蓋不出十數年姚秦弘治三四年頃羅什居逍遙園譯經論三百餘卷遺教亦在其中即當晉隆安之四五年上距永和十一年蓋四十五六載不相當甚矣然經末記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陰王羲之書且又卷尾有敵國之寶四字並似不胡亂或者史傳及有所謬耶余第

尊其經愛其書於其所疑蓋闕如也寬政乙卯之春余客在江戶公事暇臨寫一本亦以尊且愛故爾不羞鉛擬銀也

跋曇榮上人詩稿後

諸作翩翩比之曩時更進一格所謂老夫當放他出一頭地者快幸快幸譬如登玄圃箇箇琳琅入旃檀林片片皆香不復揀取一二上下其價也過此以往要在準則古之作者自煉自熟而已且自古文人才士率趨浮華况在釋氏尤所當戒如上人秉心塞淵是可欽也瑜伽有言菩薩見諸有情樂吟詠歌諷為

北極經緯 卷之十 三  
作綺語相應令彼有情歡喜方便獎導安立善處如是綺語生多功德上人豈以是為意耶吁叢林澆季有文字無文字均不免杜撰今上人尚古之志往往見於辭氣則不慧所以歎艷乎千里豈徒以辭藻而已乎哉聊題數語卷尾還之

鐔津文集跋

此本與今世所行鐔津集頗異而間有補益蓋乃中峰國師所重刊誠珍本也况南堂椿庭諸名宿所持而相付椿庭有跋有印記尤可珍也明德至今四百有餘年轉為村山伯經物罷以寶之不亦宜乎戊午

四月余客江戶始視此本伯經請余題數字其末余也感集筆端曷待其請

文昌帝君陰騭文跋

清浙紹王世儉於乾隆甲申夏忽染濕熱症半身疼痛劇甚難起遍請醫士服藥罔效知必不痊因於帝君尊前虔禱願送陰騭文五千張後不藥自愈遂捨財銀梓施諸四方傳至大東實濟世之方詮也於是與同志謀更書寫重刊廣布施以弘善利因謂世人多不慎懋尤之幾微徒望祈求之有遂或不知宿業之輕重動恨福報之無徵皆惑不知理者矣幸有

北極遺草 卷之七  
志之人熟看斯文孳孳行善修福遵奉聖教毋怠帝君之宣豈其虛乎

趙子昂淮雲帖跋

趙松雪法帖布滿海內不無小優劣顧亦摸鑄之間稍失其真者有之吾山維明上人所得一帖諸體具在尤為精妙視其本乃當時裝潢或是顧家所出也上人不欲自私倩上手翻刻公之四方屬余識其事海西宮子常以書名專取法松雪酷嗟賞斯帖約刻成必題其末不果而歿惜哉因併叙及

物徂徠墨蹟跋

和韻非古也詞家所率由以便于唱酬故耳於氏此作一礎而五首亦可見其豪蕩之材矣

王陽明墨蹟跋

此帖陽明先生手蹟云見它筆所補殆居其半而字形頗相似或是好事者互相羈入分作二本以為竒貨者耶先生書雄偉逸宕想見其風采即一字一行亦可珍也而其所珍以人非以書而已余於先生之書始得寓目乃嘉景蓮之志因為題其末

月仙仙境圖跋

月仙師用新意作此圖而仙境狀態尤可觀也它日

洪卿者耆賢揆可以代千金之稱壽吁余老矣能及見之乎戊午四月過洪卿留數日偶出而眎之不能無感為題數語于絹餘云

蒙求跋

蒙求之為篇比語排韻使幼學便于誦諳實學府之佳儲詞林之良材也字士新嘗寫一本其所志亦可知已比島生獲之珍襲不翅乞余識其尾此蓋士新初年所書與所寫滄溟集筆體一般滄溟集在余許乃罹戊申之災失之矣今觀此本亦不能無感

跋百翁圖

月仙上人於丹青亦三昧我以一毫端幻出千態萬狀云丙辰九月自五瀨至止余後軒一日卒然謂余曰吾為師作百翁圖急接紙而展之始不事意匠經營口不輟談筆隨腕移便見蒼顏白髮之徒似提携而來集琴棋書畫以至凡狀態靡所不有斯須間既成一百矣誠足以悅目而娛心矣余乃喟然嘆以為使我與之相對蒼顏白髮即真假奚擇焉缺減之生歛出歛沒何必速彼而遲我也且吾衰耗日迫四大將散彼則在楮國上苟不罹水火其存未可量是果孰真而孰假哉試問百之翁寂而無答

題左傳考首

宇先生之學力尚精覈嘗欲考訂左氏傳而有所著  
撰業未果而沒門人片孝秩採掇一二識片楮捕入  
冊中者輯錄成三卷矣夫元凱左癖固籍甚千古然  
軍旅餘力從事鉛槧豈保無踈謬今其所指摘非所  
謂惡我之藥石乎茲編固非完全物然覽者以三隅  
反有所啟迪豈小補云乎嗚乎士新沒幾五十載而  
孝秩亦為故物余憂其不朽之不為不朽也故命上  
木以公世之學者云

重題世說鈔撮集成首

斯書本聚合鈔撮及補以為一部及上梓書賈輩患  
其浩繁多費且前書頓廢訖之不已因止採錄所追  
考以附前書之後覽者併按可也

靈芝頌并引

江戶之高田有定戶侯別業焉其地爽塏可以近樂  
而遠覽也一日胤君某徜徉次忽睹靈芝三本生於  
園其大者徑咫僉以為嘉瑞叙賀於是遠使余同之  
余嘗於公也辱一日之遇謔不可辭然不獨為公賀  
而亦為胤君賀也而波及國人者乃作頌曰  
嗟草之神惟德作配聖王攸擇騷人所采第宅清敞



瑞氣云會世子遊焉歟屬眇眇既挺黜柯用張紫蓋  
謝氏階庭奚足匹對邦家之休徵內被外煌煌三秀  
奕奕勿替我作茲頌祝釐遠大

遺愛石銘并序

慧日之靈雲有石焉其為狀也峯巒嶄嶄而連岡  
橫出巨空及垠復截然壁立乃承以石盤貯水四繞  
澶漫而匯通焉信天然之奇巧也肥後細川源公忠  
利嘗鍾愛之既沒嗣公光尚以先公與湘雪禪師深  
方外之交送與實諸靈雲之庭因名曰遺愛石云一  
時緇素名彥皆有題咏爾來百有餘載今院主天瑞

力生重請余述之天造之奇也君子遺愛也祖庭之  
觀也其可以不述乎詞曰

猗與奚自生斯瓌奇天劃神鏤寧假人為攢峯上竦  
峭壁下危澄湛盤匝迴離洿塗只尺千里彷彿蓬壺  
雲生岫口風起巖隅維昔君子寓思幽玄遠彼靡曼  
好此貞堅遠托蘭若遺愛存焉睇眇心閑逍遙意合  
供印師觀聽生公法東坡以怪石贈佛印禪師有文  
道生法師點頭石事見高僧傳  
劉錫詩生公不騫不崩永偕僧臘

佛菴研屏銘瑪瑙兩面有自然畫尤為奇賞

玲瓏兩面圖畫現中晴月離嶺烟雨萬空縮在几案

窈映窓櫺雖有妙手孰代天工

同竹如意銘

爾性也直薄言致曲曲雖如意非直何督

洪卿用名取河沈林製一小研堅緻不減石而

能和墨用為行具尤佳為銘之

千載前沒千載後出不朽厥貞文以取名

南部三戶郡八幡神祠額背銘敵國降伏四字

南部三戶郡擲引八幡神祠者初在甲斐之南部當

建久二年移封于此也因奉而遷焉世存祠典弗絕

寬政七年乙卯藩主源利敬恭揭此額搨模筑前箱

崎祠門所題 延喜皇帝宸翰云實所以遠遏邊警

永鎮海方也乃系以銘曰

神之格思毋西毋東奎光茲揭長仰仁風

雙池研銘

江之石山寺有古硯徑一尺餘雙彫二池並圓相

傳紫式部物因幡小侯摸擬作此請余銘之

石山上聳琵琶湖下連峯頭波底鏡影俱圓維昔淑女

覃思簡編玄泓像得雙月永全古來呼朋字為雙月

仁正侯研銘

一卷之石色離體合有合有離其理孰達念之在茲

維日至昧筆鋒以淬志不可奪

書牘

高安子賢

向者足然敝廬足慰積歲鬱陶所恨僻陋淡泊末由  
繫維至今抱慊不已乃殷勤之謝愈益愧赧不慧八  
袞已滿辱大章見賀併霜楮白帶之既至何等寵存  
不慧平昔不悅壽詞每有來請一切拒謝至於樗散  
之壽曷敢望諸人取屬初度之辰越在江戶二三緇  
素為設筵稱壽既以為足矣西歸後只廢蓋覆不復  
以告人乃足下記認不遺瓊瑤之什不求自得南山

之唱可謂一夔而足忻幸忻幸謝曷能罄承聞楠公  
之碑主者失產遂空茲舉誠可惜也然么膺之文奚  
足不朽顧忠烈如彼而荒墳無表長在草莽間是良  
可惋惜也乃足下不吝鼎力首倡義舉諸相翕合則  
不朽盛事可以與夫義公湊川之石相比而二公忠  
烈之勲可以並立天下永世矣足下勉強勇義週全  
曲成何幸加焉承命拙文謄寫以呈端在足下保任  
冒浼皇懼不既 琶湖八景序亦應命附覽如其詩  
適在外未還姑請徐徐

冠山公

北齊書卷之十七  
鄉者趨謁台邸，倥忽間蒙厚給，不遐弃何等寵注。貴宗之變，凶罹闔國，况在閣下，痛劇可知矣。嗣後勞擾亦在付度，而念及方外，茲辱朶雲，覩縷之篤，見于手澤，如再接丰神，亦足以慰仰矣。韓人之畫，元非好品，聊貢所有，何爾言謝。况且鼎臆之報，寧敢膺茲。即日炎燠如燬，萬惟為國珍，悉以副輿望，謹具數字，略布謝懇，伏希照亮，頓首。追不慧桑榆之景，幸存殘照，請賜放念果糕之錫，慮其筐致稠疊，時瘟或損也。代以小金三星，盛意所紆，乃至如斯，感銘良深，不乙。

岱禪

岱公足下，春來得書，未報一字，只是筋力日薄，衰惰益甚。今歲八十，添得一重損耗，加以奔命千里，勉強支吾，除是以外，一切惰廢，幸勿見怪。來問數條略略，應答總在取裁，如佛書用若字，自是一法訓，汝是古文法，非譯經所當用，文語解既已辨之，至其以大小戒比方辨之，則踈謬之愆，既流布海內，改之何及。要且知者自知已，至小雲棲號間有訾者，昔者朝鮮成龍淵，愛吾栖閑，偶大書三字，遺我衲，忻而受之，遂以自題。始與宏大師無相關已，乃今以倣宏大師訾之，謬矣。且宏大師間世偉人，固乘願輪來，方便善巧，應

北禪道草 卷之十  
衆生根器乃今空腹高心容易誹謗實是謬之又謬者良可憐愍凡人之譽我以德而吾無德譽我以學而吾無學乃人之訾我吾有之固宜改之吾而無之我何有焉大抵人之譽我者多訾我者寡訾我者吾之福也譽我者吾之罪也吾與受其罪寧受其福永嘉之言曰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足下與衲欲惡聲之不入耳固是高誼故敢以所存於心說之恕諒不次

又

向者郵函至使悅巖代答唯是寺務塵累日甚一日

而桑榆之景亦日覺熹微即困憊可知矣高僧傳件深感用心就乞拙墨漫塗鴉二幅以送亦惟唇吻冰噤臂腕寒厥勉強為之幸諒察愚衷不在縷陳暫也病篤一旦綿悞二三日稍得靜安未知前程何如亦一段關心也吁萬態如斯唯以寂滅為樂消遣已悠悠之懷唯希順時自愛

寔禪

新禧同慶惟令師萬福足下清寧均膺獻歲忻幸無量昆吾二包俱辱稱壽深感深愧來喻縷縷益見道盟之不渝雅什翩翩可知藻思之日長並堪慰老懷

北極遺草 卷之十一  
殘喘無恙又添一算人皆以矍鑠見稱其實起居寢食恰似護持大病人僅足拄撐而已且也年彌長事彌繁公私內外無些優暇而况法務多是世務雅事多是俗事一無愜意者案牘之勞亦復居多至著作之業不得分寸或遑而翰墨虛名逐年滋甚諸來乞塗楮者日月不休苟一應之二不得不應二應之為什為佰皆不得不應則衰憊何堪焉譬如老朽之木衆禽集之也以故近來不論親疎一向拒絕不應今來書所求亦在不應之例然而以故舊之情殷勤見託使人依違先是應之未果者亦頗堆在筐底凝寒

腕厥指龜待取陽和透躬行將償舊債今之所求亦將在其例耶姑徐徐云爾任筆不覺絮叨餘更付使僧口頭千萬諒之令師和尚侍前亦備申致如阿堵作崇端冀願保悠悠不既

又

井山之變梁木壞矣慨嘆可勝言耶其在上座輩痛切可知也安井之遇終為永訣爾後欲再扣毘耶而已聞法旆之西矣愈益懊悵不已哭偈一首即言其意已向所示諸作翩翩倍可嘉也一二點檢更請簡裁如見贈二首幸請改寫以便寄致慰老懷多矣凡

人有才者多德有德者多才以二者相比有德之才  
為愈然有德而無才於利濟或闕故有德有才乃稱  
媿美然千萬人中不見一人而所謂才者豈徒拈黃  
弄白之謂哉寔公勉乎哉吾所期也衲衰朽朝不計  
夕若或金錫脩然來過打箇未了之談誠意外之慶  
喜也任筆不覺絮叨它順時自重

千賀伯寧

鴻信至因審文候佳迪足慰遐想韻冊見送致如數  
查納悅巖保哲僉以拜賜它本則命悅巖主張即當  
旋旋分付償價書肆呈碍法例固應然耳時下剩炎

未退萬望自玉老慵只此草歪不莊

又

西歸後老嬾未能另啟託恒菴致意不料勞手示諭  
誨懇懇諸所致謝皆自我當致謝也昔遊厚款夢寐  
未忘太函集細點檢之他筆居十之三四不如向約  
恐不愜高意數日間當以舟便發也叮嚀屬意當無  
誤失但怯緩期耳恐運賃頗騰故如斯呵呵諒之即  
時炎涼既換燈火可親努力自愛草草不莊 令大  
人平安珍重幸望叱致谷邊生亦略另書乞致意

又

新禧特勞賀教併辱昆吾二星之惠深感交誼之厚而否德昌以膺茲因審文候佳謚益以繫家門之榮甚副傾注尊嚴休嘉壽祉愈固則合眷之慶可知已不慧無恙加年然百慵千懶惰窳日甚但用頤養得保殘喘至於壯健二字見命不當甚矣數字謝荅任筆歪斜幸恕老况它嗣音恐惶不備承遷居襄事且有姻事並皆慶幸縷縷見教不堪雀躍想改歲之交倥忽倍常然拮据一時定為終身之安佚恒菴書中亦極言新居之佳無堪拈賀侍外自愛以副瞻禱祝祝曩曾見贈鬼園韻冊一本卒以與遠鄉之人弊

處曾無一本遞便幸見寄一本是冀此書京上無之故茲冒告

谷邊仲用

客况無聊忽聞剝啄就獲貴函併一盒之饋尤為甘美實店工之優也館中大小皆以飽德深感交誼之腆矣空器還上附數字答謝草草

伯寧仲用

羈旅倥忽雖初度自忘之矣乃遇諸君記認亦見寵注之深佳饋三件抑何惠好之至斯也並供雅賞登受至感容面謝草略不既



又

抵悅巖書登時披露手澤殷勤足慰企渴之懷因審各况清安聯璧益光忻幸可言見貽昆吾二星深感寵注之摯佳稿一冊可見以文之會日新之業珍重珍重至於見懷諸作吟玩不能釋手蕪詩一首聊報瓊瑤請同青睞以諒愚衷令尊平安多多致意老朽無恙幸勿軫念略略布此不戩

又

祈寒遙惟雅况清勝向來辱答字縷縷情詞為感不似加以昆吾之貺寵注尤深齋說方纔成稿即寫為

贈得中高意幸甚老懶多冗不一一恕亮

又

承諭分手以來勝遊事熄獨汲汲筆研間然筆研間興趣極多其賽却攬勝必矣讀至挂壁間鄙像焚香捐接頓增愧赧然牟尼金粟固以一默為宗而况墨痕代舌可以目擊存焉乎情愿縷縷溢于楮面昆吾壹雙何腆貺之至于斯也捧領惕然承聞近有遷徙之舉乃在泉新二槁之間此固昔遊所慣想其爽塏敞朗勝舊居萬萬矣料即辰既安几席否燕雀之賀不堪神馳先是聞諸恒菴千賀氏近蒙鉅公褒賞

北齊書卷之七  
之命雖未知其詳蓋一家榮幸莫加焉夫有實有名  
君子所志更冀二君汲汲乎筆研間將來進取可知  
已不慧碌碌守株無恙幸勿煩念向也林下撓擾今  
稍安貼亦猶俗所謂蓋臭物已件件欲言更僕不能  
盡况一毫端乎真諦世諦兩俱納敗可憐哉殘曆無  
幾努力自愛衰老亦將加一炒豆乎呵呵偷隙布斯  
冗猥高諒它容發春奉社不莊

淨泉寺履善

昔者辱同二三淨侶見訪幽仄傾蓋一時歛合歛離  
地角天涯意以為猶慶喜阿閔不可再見矣不圖遠

勞瑤函疊疊詞諭申以雅什白楮之貺乃知緬懷曾  
不我遐也雅誼殷殷衲雖僻情乎能不感銘而其文  
雅馴其詩清真實交際中所希見何以獲之千里之  
外也至於褒賞之溢抑何以膺茲爾時卧病不能即  
報厥後官剝多幹老未解印時奔命東府公私紛綸  
不遑寧息雁魚之誼多不免忽偶覩來函在篋底不  
覺慚汗浹背急搦筆修數字申覆且謝踈濶之愆如  
郢調未能屬和唯是衰耗甚塵勞不絕應接之餘只  
閉目兀坐以消殘喘已千萬亮察不宣

因幡小侯

北齊書卷之七  
不慧林下老秃志存巖谷曷敢與國士之筵哉乃  
官命難逃繫在都下公事外未嘗踵及朱門也閣下  
向因萬浪見屬殷勤及至識荆謙遜款實大非尋常  
交態深為感愧而其所以尊重不慧乃所以重道也  
不慧敢容私其間乎尋蒙貴紀奉瑤函至辭誼益厚  
加以三種珍貺抑無似何以膺茲即當躬謁奉謝而  
老羸未能聊脩數字申覆萬賜恕亮恐懼不宣

又

昨詣文塔辱款接清談移刻深感方外之高誼矣伊  
蒲之饒亦復飽德不似即當以一介奉謝顧勞貴紀

捧寶函至莊誦三四殷殷勤勤益深銘刻大作之管  
蕪詞之呈何煩紆意即日梅源萬惟自玉它容嗣音

又

大津之驛特辱手教何其不外之至斯也就審駮府  
之監既滿瓜期還都告功尋拜勞賞之賜許歸西藩  
欣幸可量定知在駿之民抱去思借一之懷而藩之  
民則慰後后雲霓之望君子一行一止一去一來皆  
係具瞻固如斯夫且夫留心大事因緣亦吾輩所欽  
羨佛法世法始無二致皆原閣下一心佛心充滿偈  
不知提撕不置否至祝至禱所賜炭籃所謂絲開龍

北極遺草 卷之十  
骨瀾勢層擁精造縝密固是府中名工深荷腴誼頃  
就北軒拓開小齋比諸維摩之室更減三之一開爐  
煎茶此物益足要用彌感君子惠愛群居強應塵務  
獨居聊適清閑不憚猥細敢為知心道之幸恕冒免  
歲云莫矣栗冽殊甚千萬為國自愛

六如上人

信至因審道候清安云慰遐念凍腐向既辱領賜幾  
十塊半以即作一羹半以晒乾以充他日之賞飽德  
已畢矣乃今以為未屈苦見叮囑情誼殷殷使人愧  
死接外山氏來簡一一備悉昨書林梅林氏亦達其

信行當修荅字併送致讚詞諒之窮陰凝冽伏惟自  
愛萬容護春奉候略略不莊

又

向辱使柬見惠籬菊數莖掇英一籃尤感情誼屬頭  
痛疝痛交作不能即報顧殘喘頽齡復何所制聊以  
充楚客之飡耳呵呵遣書之件煩常光寅緣而文書  
之草亦蒙指教會東監有江戶之名切急具狀仰扣  
幸得許容未知後來公裁姑遇捷便豈不慶幸因茲  
奉告尚竢面悉草草

宸首座

北極通靈 卷之十一  
疇昔看梅之賞實蒙允接而點茶佳設殊出意外况  
咄嗟之間何等煩擾非情誼之摯曷以得茲深以感  
喜未遑奉一介申謝却辱移玉見候殆使人愧死院  
主力生許煩多多致忱奉命鶯宿梅折得數枝亦復  
不能持致傳以竢來便千萬饒恕它容面悉草草  
佳什當點檢偶忘所置更期後便諒之

大室長老

辱改歲之賀副以昆吾之貺謝謝因審道候清安益  
膺多福忻幸不翅承聞阿堵之患未銷然雅唱翩翩  
不已如是則知心眼所照始不屑浮塵之根也拙桑

榆之晷猶存餘照諸來稱壽自顧衰耗潦倒月變歲  
化曷以酬於年芳之色乎弱手提住山斧人少事繁  
支吾不給又曷以遑於文雅之遊乎以故乞筆研之  
役者一切拒謝獨在座下誼固不外隨今相應承命  
額字併拙作寫呈勿嫌醜惡幸甚雅唱亦加此管見  
統祈恕容數字奉答任筆草率它在嗣音不莊

仁正侯

梅候陰鬱伏惟台履罷吉衲頃賜暇當以來七日裝  
裝唯是倥忽末由再趨謁以挹仁風是為懽耳嘗聞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固非容易苟操觚者不得

北極通鑑 卷之七  
不潛心于斯昔者承命竹園之記密勿厝意竊以竹  
比君子之德焉其後貴郎遘災既已一新乃以竹之  
不宜地以桂代竹既成業生云昨詣文塔復命以桂  
園之記衲也蠢愚未敢奉諾夫竹之記既為弁髦則  
安知異日桂之記不復為弁髦也曰竹隨應曰桂隨  
應何所操觚而厝意乎敢布愚衷幸且諒之如研銘  
綴辭以呈亦賜簡裁發程在邇擾擾不恭

津子惠

寒候辱芳訊擾擾未報忽復改歲新禧景福益切瞻  
想踈逖之僞當自我陳謝而德音稠疊情誼婉惻申

以南鐐之貺實難消受使人媿慙無已承知復職以  
來鞅掌殊甚貝塚雖小哉然江南一都會家不下數  
千口其間為政一屬足下則足下亦治天下之一人  
安得不自重努力仁覆闔境使匹夫匹婦各安其所  
其在吾道亦弘誓之一也祝祝衲也九九既過早晚  
就木唯是官刹之印未解百凡牽纏衰惰益甚公事  
外祗與枕子為伍耳然寢食無恙幸勿望念春令近  
行萬萬自愛 追額字之約久既忘之矣來命促迫  
不堪負媿因走筆三字以供電覽乞笑而置之

玉澗座元

北極遺草 卷之七  
新禧特辱手命眷惟貴山大小佳謚益固壽址忻幸  
曷極不慧區區依舊唯是衰耗百懶千惰日甚一日  
尚何膺眎昧之德耶承既陞法山第一座昨年非不  
彷彿聞之然足下不我告必有以也故不敢問已今  
始詳之此實瑞世一步行將有名山之除忻躍何翅  
更望力弘家門以荷擔為念祝祝佳貺二件何甄錄  
之至斯也領次極負感悚五色麩想是貴地新製燦  
爛溢目仍望足下腕筆亦如此以潤色宗門幸甚鐔  
津文集曩所講說然老惰有所考記有所不考記何  
所裨益之有以懇求故附諸遞便耳疑問粗附管見

春來甚料峭至今未得暖候諒惟白玉令師大方  
文辱見致言殷殷高誼殊有昆吾之賜仰沐腴施老  
况未遑另啓略略附謝忱不慧有文軌一編在江戶  
上梓近當輸至欲用此申賀請姑徐徐筆次先白

又

涼燠推移緬惟道履清綏為祝向者隸籍妙心二件  
實為進取一步而驥足自此展矣珍重珍重當須慕  
蘭先哲力極末弊聊具山水陋讚一幅拙著一部以  
表賀忱麾留為幸弊寺屬開山遠忌前後倥忽老懶  
加之日捱一日延滯至此如拙著頃始發兌固是衰

老最後彫蟲非敢供大方且喻幼學婆心耳以同臭  
故幸勿路視它萬萬為法自重至雜不具令師大和  
尚平安侍次致意是冀

穎禪

海菜山暮之餽相尋而至何其眷注不置也二者皆  
宜口腹足以願老體忻忻荷荷河梁兮手歲復改矣  
新舊離合曷其有定唯當及時努力以大法為念耳  
仄聞系嗣有因行將有名山之除果然當為貴流申  
賀復何介私情其間乎唯冀乘春和風暖飛錫翩然  
重來東林使舊盟不寒幸甚數字謝答併候新禧休

嘉餘具腆子書中忽忽不莊

館樞卿

飛驒田中生齋芳信至披讀如面大慰企想就審動  
止清勝益副翹祝承近有命赴任飛驒忽驚尋喜  
平安江戶相距千有餘里然名都之際驛程躑躅甚  
者不過三日飛驒比之較近乃僻地窮區消息難通  
則其落莫無聊可知已然足下之志唯道是適息交  
絕遊固非匹厭乃承讀書之暇頗優於前日是誠所  
喜也柳子厚謫永柳之州文思倍進有山水諸記焉  
知飛驒山水之勝或有藉足下以文顯於海內耶努



力自愛柳則死謫而足下美替將來亦未可度也田  
中生求額字來喻懇懇誼不可辭凡堂也軒也亭也  
齋也各有其義足下所識也敲月二字豈取唐詩語  
乎然意况各別與田中氏之堂不太相應故改作邀  
月已因作小說附覽諒之淑處近日屬開祖遠忌而  
境微人乏勞擾不可言忽忽布此它託田中生舌端  
唯冀為國保重以副交遊之望謹白 辱惠編扇一  
柄謹領亦見仁風播於千里之外而製之佳材之美  
亦可想也一清二字取次拙書以供西覽聊取用橘  
良基之語已叱置為幸

北條仲鼎

承約東坡額字即此送上萬望貴庇擾擾只此雅諒  
是冀

天履仁

西歸跟從者即將東還來告因以萍遇錄二卷如約  
寄送查納是冀縷縷情悃當別作函申稟匆匆只此

又

疇昔稱壽之筵深感軫念一時盛會實出意外來集  
諸彦亦幸致意寸箋申謝謝曷能罄不莊

又

北禮遺草 卷之七  
前月修書付羽使既數日不意獲本月二日信讀之  
一函如面足慰遐念新菜十五片實賑禫厨拜誼之  
厚矣今冬寒凝比例為薄料近况恬適念益為慰十  
月京師亦迅雷驚久其日則忘之矣時令之變東西  
不異頗可異也文軌校閱略訖更望與洪卿輩精細  
點檢早弘之四方楠公碑上石未定拙文亦有所猶  
豫更請徐徐編年序今般錄上先是市河氏有全唐  
詩逸使不慧作序脫稿在渠許請黃綠索之它猶有  
一二拙作並皆不寫留固無足觀但其實實可不朽  
為是惜遺佚耳容後便錄完以送呈諒之它前書稟

白茲不復贅歲云暮矣千萬自愛改歲為期祝祝不  
莊 佳作全篇勻整可喜本函遺落故追附此恕察

島洪卿

韓文二冊謹領何踐言之速也大瓢帖老子三綱三  
本附來使返璧請查收昨承王子之約來月二日三  
日頃當乘輿相携更須嗣聞草草

又

壁韓文二十五冊查納是冀稿本附覽韓文既已卒  
業更煩借柳文之部則客中亦不虛消一日茲稿亦  
進一簣之功諒之它面悉草草 官命未出日捱一

日惆悵可言只將筆研之役聊遣悶耳

又

郵便獲本月二日書披讀如接顏采千里鴻鯉亦足  
遣馳想矣新菜之貺交誼如昔深感情味承文軌全  
篇既已告刻成珍重珍重實藉鼎力後來補入轉加  
勞擾千萬週全是冀與恒菴精細點檢無疎漏之虞  
大抵倭刻之失多在附譯之際然平穩易讀處有一  
二失亦不妨也宜須留意斟酌比及發兌幸望見惠  
可十部其它所輸送多多益善此書之出京畿人士  
久已熟耳忻待頗渴矣此書固不足供大方但於初

學不無小補足以裨補東方之文運哉是拙者之志  
也抑亦足下之功也祝祝編次上下二本亦宜大小  
勻稱如來教實佳也但書肆法禁重板京地尤嚴恐  
持韓柳者極生阻擾此在須原氏幹旋已請為商略  
可也淨行品事前已領意渠元印施之志何限一本  
前此寫本附譯加跋文並委悉陳情遣之千代倉許  
既經一二月而迄今絕無答復頗可怪也徂歲僅餘  
數日萬萬自重容改歲奉禧不莊 追文軌若十成  
早先送致一本登時查看即付返鴻業已託二公考  
檢復何所容一啄但恐萬一有不愜意弘之四方雖

悔何及是愚拙所回慮也

履仁洪卿

新禧茲辱損手帖因審僉位清穆倍宏壽域慰喜昌  
極特勞賀誨申以昆吾之賦深感存卹之摯數字裁  
謝它乘春珍育不莊 貴眷大小均擁繁祉無任慶  
抃老拙無恙率禪徒得領新曆幸乞放念

廣德茂隱和尚

八十賤辰辱賜大章乃聯珠綴玉實為意外之珍深  
感高誼之摯數字奉謝名產之麪亦復道愛所厚深  
感良多頓首

藤秋卿

敝處家賊事辱承吊問信是兇惡信是耗斲然自顧  
業債又誰怨尤一當付夢幻耳莫斯哥未亞事未之  
前聞信是怪事所謂巡海志者不知載何等緣故耶  
現今紀實輒以刊行而流傳于我亦可異也近來海  
濱往往觀異船防護之令頗為嚴重豈或有所不慮  
耶莫斯哥未亞與倭語所云牟湏古遍也音響頗相  
若而其屬國倭洛斯近乞交易於松前苦訴不已云  
安不忘危蓋取諸豫一係 國家處置又復何言如  
朝鮮聘禮近有廷議而衲亦與焉事關機密不欲多

言送書一件來喻云云是訛傳也蓋佛教疏論類中  
古逸失于彼而傳存于我者凡百有餘卷並皆古德  
述作極為要領於是與一二同志相謀欲寄致之彼  
既已採聚具狀白諸官而命未降意遂成就事涉  
繁冗未遑縷陳衲有贈言一篇後容錄呈任筆繁雜  
雅亮不莊

與大原生別紙

聞近來倭洛斯者以左道眩惑邊民既侵至蝦夷之  
境稍漸風靡此於國家治體甚非小事夷民蠢愚  
不識道理不應諭誡要在以威靈警發用正幻摧邪

幻是祇在佛與神之法而當今為佛為神之徒曾無  
德力以宣揚私心以為彼金毘羅秋葉之屬世俗所  
謂天狗者其威靈誠足以震動山川攝伏人心而神  
通自在千里只尺矣顧奧羽之地亦有斯類因冀所  
在設祠祈靈必有破邪顯正之功驗矣經曰魔及魔  
民皆護佛法彼實大權真宰其於國家治體豈外  
之哉向與足下話及此事故聊效芻蕘如斯或告之  
為政者有取焉幸甚

北禪遺草卷之七

北禪遺草卷之八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東山紀行

平安江戸之道所由者二南為東海北為東山東山  
多坂東海多濟至於置郵便利民物殷饒東海為優  
且近一日程故十九皆道東海云余往來江戸十數  
度耳固熟岐蘇諏訪之勝憚險且遠終未道焉耳寬  
政辛亥之春又被召來江戸及五月反或謂時屬  
梅雨患有川阻不如由東山或謂東山路艱地僻百  
不便捷不如東海之愈相謂不已而此行往來皆係

公事不可緩期川阻尤可虞也遂決意東山獨憾身  
未遊鎌倉且如建長圓覺我先祖塔所在此行必欲  
一過詣而卒不果此為終身憾事已

十三日早發牛門為伴者建仁環中力生從者良旭  
藏主合儻從七八人它輿隸類皆用驛站力從儉易  
也西北出郭歸思已浩然矣蓋在城中九十日以  
公事趨走權門足無閑適之步目無清曠之觀乃今  
而後若脫樊籠四顧悅暢至板橋始為驛路渡戶田  
河過蕨浦和大宮上尾居民蕭散比之海驛邇都城  
者物色大異徃徃蒼林之蔭築土為榻架器賣茶頗

為韻况將宿桶川日猶高越至鶴巢而宿焉

十四日去向熊谷隴上十數里左右俯平野若行複  
道然西望峰巒於杳渺問之秩父云蓋江戶以來除  
富士外目之遇山自此始矣熊谷深谷間杉檜夾路  
老勁翁鬱大者數十圍過本庄而宿新宿焉是時民  
事在蠶與麥晝宵不可緩即站夫供行李倥忽奔命  
意在彼而不在此宜矣

十五日體中頗惡曲躬寢輜中不覺過倉加野既寤  
憩于店上行數里古杉矗矗排立左右輪囷陰森差  
慰道喝高崎有羽鳥氏婆一紅善倭詞前此記淺間

災變事以婉柔之辭寫凶暴之狀其才可觀余則譯  
作一篇以故相聞久之此行適經其門過之始見婆  
亦拜其辱焉再借其記與環中轎中讀之嗟賞不已  
過板鼻安中至松井田宿焉

十六日過橫川關余不下轎使從者報吏而可之左  
觀妙義山數峰分立如別山並皆巖崿巖峯似排矛  
戟竒不可言聞妙義祠觀極為壯麗四方瞻禮者纒  
纒不絕余則行中不遑亦不欲必觀已而過坂本登  
碓氷右並屏嶂左臨山野地最敞濶聞武然常野地  
悉在一目中然是日霧曖只尺不兮唯響杜鵑聲於

冥濛之中而已輕井澤是上野信濃界乃淺間山所  
跨而癸卯之變此間百有餘里悉被其災所經岡巒  
皆盛砂礫岩岫都沒間見一二如幞頭出耳厥木則  
焦枯槎枿望之如巖冬狀五六年來崩孽數尺稍青  
青而已獨所幸碓氷之坂古稱最險艱而一旦堆砂  
平坦曾無磽确之齧脚淺間山在北為近然在雲霧  
中終不露頂山恒有火焰亦見其彷彿已大抵信濃  
地太高自坂本而上者二十五里而下者僅五里云  
淺間在其上尤卓然則其至高可知也過皆挂而宿  
追分焉地既高山氣陰冷人人襲棉裘猶爾栗烈蓋



雖盛夏終不用蚊幃矣

十七日過小田井岩村田塩名田渡筑摩河南流匝川中島徑越之高田而入海云又過八幡望月蘆田長久保而宿和田焉八驛相距不太遠倚山遵流民屋蕭散不似官道往往有水車乃沁澗為木溝瀉之車受其下輪轉迅急與它之駕流勢者異矣亦地形為爾見芍藥百合燕子薔薇類合次第開者至此一時爛熳亦足悅目

十八日雨過和田山東上二十五里西下二十五里東差夷而西差險於此行也為便然顧視步從者淋

淋漓笠檐硤砢衝鞵泥濘撲行纏余則穩坐轎中以逸思勞可憐也千岩萬壑間溪流聒聒雲埋老樹時聞鶻與鶯而已坂道盡而諏訪湖出亦在溟濛中不能悉其狀大都確水諏訪是行中臨眺最好處二者並為雲雨遮蔽蓋余輩好事每逢景物輒命毛生楮生偷以納囊中得無造物者所惡耶驛有溫泉善治病然以行中不宜體皆不浴過此又逢坂道上十數里回望湖色惆悵不已諏訪固名勝多竒迹西距富士二百五十里而孤標來枕又淺間鳳皇守屋八岐諸嶽相競築豎乃此日雲師雨師一併覆蔽可恨

北極道草 卷之二  
甚矣將去洗馬而鹽尻遞站不給不得已而宿焉  
十九日自夜而雨瀟瀟不止行潦沒脛沆可洗馬而  
洗馬之名起于源義仲洗其馬驛西之太田泉云過  
本山稍霽入峽峯巒疊出岩樹翳蒼一道之水自東  
北來滾滾縈迴左右溪澗或為級而下注或曳練而  
直落隱見磕激莫不奇狀而輻中一窓受以為山水  
幅斯須轉換亦客中興趣也過蕪川峽稍廣路稍低  
兩水漲溢熒以取道者數百步凡峽中左流者再右  
流者再皆有橋焉其它溪澗為圯為杠不知其幾過  
奈良井逕鳥井嶺十五里右峭壁左懸崖路頗欹仄

間置棧閣多橡樹有尤大者聞其實可以充饑故官  
命勿剪伐云過藪源又為峽路而岐蘇河出焉層巒  
朶朶葱蒨映蔚巉岩危石水匯其趾滉漾而下輻中  
又挂一幅畫圖比向所矚轉覺幽致架橋互度者凡  
三自此遂在右流者蓋百餘里吞衆水益大云欲去  
福島日垂晚恐值關禁遂宿于宮越

二十日晴行數里駒嶽三峰峻嶒出平原上而曉雲  
猶罩其巔以惜孱顏相看福島關枕峽涯譏可行旅  
余又不下輿使從者報而過之亞關民屋成街頗為  
殷庶以地饒材故造諸器為賣岐蘇棧凡四十二丈

北極遺草 卷之八 五  
極為牢固，累石為埒，厚壤躡熟，與白道等，不令其垠。  
不亦清平之賜乎？溪澗數處，率從駒嶽聚散，泉降注  
入于峽，亂石砒斫，水崩湊其間，飛作雪響，作雷快耳。  
爽目大抵此間多奇石，或虎蹲岸周，或龍卧涯溪，或  
竦峙或盤礴，或佶屈如相揖，如相鬪，如相交，百態千  
狀，不可殫叙。行逢野馬，將子者自然可愛。又有牧牛  
者，驅一牛而數牛安首跟從，不少跋扈，並皆無繩索。  
抑山野淳朴之風及者，欵上松有寢覺床者，有寺名  
臨川，實占其境。從庭際憑柵俯視，則石崖夾流，垠埒  
數百步，極為瓌觀。峽口注激而下，有上臈石焉。中央

一盤陀青松蓋其上，名為寢覺床。其它名屏風者，恒  
恒蜜者，烏帽者，獅子者，象者，蓮花者，大釜者，小釜者，  
皆以狀得名。信所謂天造之奇巧矣。而峽水東隘，勢  
如長蛇，湍深且駛，色似靛染。上則翠嶂疊列，蔚縹緲  
面，祗恨不一披莽躡巉而下之。踞奇狀，臨清碧，盪吾  
胸襟，澡吾腸胃也。其稱寢覺，不知何謂。以浦島子附  
會者，誕可笑已。過捺滅川，有小野瀑，亦可觀也。過須  
原野，尻日已向昏，準計驛程，欲去三留野，殆三十里。  
坂道坡陀，下臨斷岸，往往涉棧棚，使人惴惴焉。尤多  
巨石，中逢路界，而差廣巨者，攢列中，有一片竦立，而

首頰似聽生公說法者然日冥行急不能具狀河身亦磊塊騰波皆白已而天倍黯數人執炬驛夫駸駸不歇在輜者震踊步趨者竭蹶最行中莫勞於是日皆瘖痛而就宿焉

二十一日疲甚眠不熟已報起裝馬嘶戶外橫倒輜中瞎睡十餘里妻籠馬籠間坂道二十里河則西北路則東南稍為相隔而河又南而入海路則西向平安迂回乃爾有縣泉數丈名曰雄瀑傍右以登又得雌瀑比雄差短乃沿其流左之右之跨以畧徇出高臨眺山野廓然稍卑而青松成林僉曰數日來所不

睹頗似所謂西歸出斜谷者至落合有名釜橋者是信濃美濃界云經中津川大井過十三坂連岡不太高路度其背平曠坦迤迤可以聘目但上下脩遠人訴困倦投大久手既夜矣

二十二日雨登琵琶坂北可以望越之白山東可以瞻信之御嶽然皆被雲霧蔽隔可恨也自細久手又坂道十餘里喬松夾列翠蓋相交繚枝糾輪張出者數丈雨亦稍霽目境頗佳下坂見巨石崑崙者二三坐路傍頑然不愜目旋又覩高丈餘袤過之截然削立者少彎如張屏風葱芊裝其罅隙尤供雅觀又上

而下者可十里行松稀疎若有若無目境不似初既  
下逢泉石間錯淙淙相激差可人意又行十里山田  
頗闢方且治畝畝水盈秧齊林垌之交介屋數處蕭  
索如也到御岳午飯名御岳者地有藏王權現祠因  
以擬芳野云過伏見數里青松成林不知幾千萬株  
也渡太田河是歧蘓之流上十里與飛彈河合益廣  
且迅船截以濟太田驛丁不在呼集移時蓋以農時  
忙也傍河而行里許道松林時時露涯淡俄而林開  
岸豁乃見怪岩奇石參差駢屬大者旁礴數十丈白  
沙如雪布散其際瓌詭驚目而碧流湛滌為島為洲

為渚為汀前面則翠屏千仞嵯峨臨焉與向所經物  
色轉勝欲殫叙次而毛生之技業窮矣所恨輜程不  
傳末由一曳杖盤桓其上也已旋入一村村斷復與  
河遇殊為廣濶一溪北來注之仰見峭石數仞如削  
成然轉入于谷迴而復出聞谷中有石室安觀音大  
士焉殊稱幽奧以後聞故不得枉詣可憾也傍石崖  
左臨河流覩一石延數十丈沿流而卧隆汙凸凹似  
彫鐫極巧而白沙埋其窪清泉盈其坎間有圓孔如  
牖洞鑑潭影蓋峽中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天造之妙  
有如是耶既河折而南余則右轉入山山上有二澤

岩樹蔭之余眼孔業大不屑觀已到鵜沼宿焉

二十三日出驛左右松林曉色瀟灑也然苦路泥濘  
往往斜穿樹間以過過此平田漠漠見山右近而左  
遠加納憇店上腥羶盈拌盂掩鼻而入後軒進飯日  
來苦多蠅每飲食尤不堪幸哉却無一羽來此皆去  
逐腥羶故也船渡合渡是為長柄河上十里而為二  
派到此復合故得名是日也晴明風飄飄舉衫袖所  
矚平曠所踏坦夷不亦愉快乎過美江寺渡呂久河  
亦用船既而隴上數里平如砥下隴為赤坂大抵自  
御岳而西始有行樹多古松鱗鱗數十圍根柢畢露

前程皆然日方晡宿于垂井左名中山南宮祠頗稱  
壯麗然不遑往詣

二十四日日食不足在輜勦勦不覺過關原也是地  
慶長戰場土民猶識其所陳其所戰云乃賦曰一代  
興亡感尚多當年金鼓振山阿行行總是三軍跡却  
許閑僧夢裡過山路向今津賦曰青山繚繞自通程  
嵐翠未逢初日生澗上秧田不盈畝知誰租外養殘  
生將至柏原江濃之界名寢語里謂比屋之間二國  
為隣可以寢語也賦曰兩國之交隣並可知情話  
枕頭通抵今四海為家日何啻關山軌一同醒井道

北極通章 卷之二  
傍有泉日本武尊嘗行伊吹山中蛇毒到此飲泉得醒故以名云泉極清冽溢為流戶戶汲用中流築小殿安地藏大士像焉賦曰碧涌成潭五月寒影涵開士古靈壇人家面面朝將暮性水情波不二端過番馮上下三四遂抵磨針之頂有雙亭架高縱觀賦曰郵亭迴出碧山隅憑檻蒼茫俯太湖遠客歸如逢舊識滄波晴似上新圖雄風颯爾松岩轉仙路悠然竹島孤道是囊中多攬勝不論衣鉢在官途過鳥本至高宮道左有多賀華表其祠南去十里云偶憶二十六歲在肥田病危也姨兄某為請長樂建師請多賀

祠禱之蓋自重源再建南京大佛殿詣此祈命而入宋募化遂成其功因稱為壽神也感之賦曰人間夢幻幾推遷湖上回頭五十年白首蹭蹬終散櫟愧無功德比前賢夕宿愛智川焉高宮有三女貧賤不知姓氏早喪父事母供養無所不至母死家有宿債於是三人相約不償不它適辛勤拮据夜以繼日債主宥之不可曰是非父母志也業已償之十九家在通衢賣餅每日晚闔戶不出男子有至者隔戶應對去歲藩主東觀也停駕見之賜金旌褒於是名四聞往來者多過之為買餅賞之是日余經之不知既而道

聽及宿問之館人略悉之因附記于茲

二十五日雨渡越智河地橋高且細舍輜而徒野洲  
河則板橋利涉武佐守山間瀟瀟不已鏡山三上山  
在邇劣露半面日未晡宿于草津改戒裝具以為明  
日歸家之計

二十六日逢晴人人歸興躍如也膳所過桃源寺其  
徒禪直以嘗從余故候門延接始見院主供茶果少  
暫矚目湖景遂與環中力生別去大津井口氏亦使  
人遠候引至其家設席洗腆進食余嘗聞其有別業  
定占湖山之景意欲徃以一茶少憇乃邀諸其宅儲

待如斯太違本懷然察主人懇實亦可嘉也其別業  
則今為它有云自寺出迎者或於石梁或於逢坂而  
眾皆候之山門集于院相問無恙舉欣欣有喜色已  
數日復與它山者碩周旋備傳稱 公命而東行之  
能事畢矣大抵此行也或謂清明之朝選於眾承願  
問敷奏陰翊之功茲非光榮歟或謂官刹所縻趨謁  
權貴之門以棄榆末景奔命千里曷若守已分之所  
稱盤旋林叢之社也二者非是是非將何所定向者  
過井口氏也壁挂為霖禪師筆蹟乃毘婆尸佛偈也  
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



北禪遺草 卷之八  
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則幻之一字實為古佛斷案  
便知是與非榮與辱毀與譽均之莫非幻人本無也  
若夫山青水碧烟霞蔚縹吾亦不得不眩乎幻而歛  
來歛去歛出歛沒此為彼今為昨均之莫非空無所  
住也吾且幻而觀之幻而紀之雖然以幻喻幻之非  
幻不若以非幻喻幻之非幻故經曰幻滅滅已非幻  
不滅嗚乎觀耶紀耶滅耶不滅耶

北禪遺草卷之八

文化三年丙寅八月望後三日

方外弟子官醫千賀輯謹書

北禪稿餘

詩語推敲序

甚矣余之屑屑文辭也然以倭學華非屑屑莫能致  
也向者余著詩語文語一解既而檢之猶有遺之與  
誤夫既屑屑如斯而遺之與誤其可以已乎是以  
有此編也吾金剛經有此人是人普門品有受此瓔  
珞受是瓔珞又如情存妙法故如日虛空住有因非  
無緣故此類不一皆字義所關豈徒文辭哉刻成走  
筆書其端

歐蘇手簡續編序

七種遺草 卷之八  
倭人之學文猶楚人之學齊語取必先齊其語而後  
可以及古矣譬諸登山華人自麓而上倭人則先踵  
其麓而後可以論上矣不亦難乎向吾叙歐蘇手簡  
略言其意以其有益於初學也頗行于世於是乎松  
本生更就二集擇取其有益者數十百首亦將梓而  
行之可謂力矣余嘉其志復以言學之不可已也如  
斯

續文變序

言語之路廣矣縱橫先後繁切寬狹何所不言唯是  
君子之擇言也文人之考辭也有所言有所不言所

謂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迴殊者豈徒才自然而已哉  
嘗讀物徂徠文變取明楊士奇贈陳有道序變其規  
畫凡八篇併原文為九以訓初學詞彩煥發未免侏  
離蓋是早歲作云余倣之取昌黎雜說一篇錯綜互  
換別為九條要為初學潤其燥吻而暢其藻思使繹  
其枝葉以衍其所言原其植幹以覈其所不言而昌  
黎之文所法於千古亦可思矣豈無所裨益哉



